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二五四

刪後文集十六卷刪後詩存十卷 陳梓撰

秋江集六卷

黃任撰

一  
三三二

崇雅堂藁八卷

王植撰

四三一

嘉慶乙亥重鐫

刪後文集

敬義堂胡藏板

陳隱君傳

隱君陳梓字敷公一字古民古之矜也廉其人近之性介特絕遠聲利終不應科舉樂爲童子師於書無所不窺工古文及詩問舉業輒不應行草直造晉人堂奧尤善識別漢魏以來金石彝器之屬孔壁之書汲冢之秘昭陵之法物世以爲幽遠茫昧而莫之考者辨之若分犀珍之如拱璧足不至京師而名動公卿閩中雷硯齋先生生平有六布衣交古民其一也北地李鋗作生壙盤山介海昌祝貽孫數千里投書求爲誌君應之并答傳

以書錯欣然曰其文傳字亦不可不傳也并刻之自此書間不絕然終不謀面世謂之神交舉賢良方正再舉博學宏詞皆不應舊家臨山後居檣李之漢院垂老還姚則已久癡居盡喪其子若女蕭然天地間一身而已耳古民亦絕不爲意北鄉胡氏者孝友家也館之筠谷園遠近有志者翕然師尊之古民亦若得其所歸者曰是足老死矣其詩云結茅傍深竹開窗納遠山向午一杯酒有夢非人間其歿且葬也擴銘出其所自製附身附棺法式皆其所手定悉遵之無稍違者觀者以爲孔

子之喪子夏辭於燕人曰尙行夫子之志者其是也夫

秀水李虹舟誤

序

有榮世之文有傳世之文有傳其文因傳其人之文有傳其人因傳其文之文一齋陳先生人與文並傳者也獨念先生躬行實踐私淑楊園而上遡洛閩其所獨得繕性馭情自喻適志而已並不欲以文傳觀其集中刪後詩自序云己酉秋悉取篋中愜意者付之火今所傳刪後詩存十卷非先生愜意作也相傳文之愜意者曾出以示鄭子畊餘屬爲點勘畊死先生窅然若喪丙寅中風亦盡付祝融文之在先生已堅不欲傳矣而後

之人何猶有意以傳之哉夫言者心之聲昌黎韓子云文辭之於言尤其精者先生味道潛幽窮年著述其文存卽其心之精者存焉好古之士得其殘餘一二剩馥猶將爲之執卷流連比諸吉光片羽不忍其復湮况長言靡窮譽歟若接乎茲一齋文集一編先君苗園先生與先生道交禮接垂二十年燭其老友謝雪漁先生稍稱編次什襲珍之者悚少失怙問諸先業師榆軒謂此集從前雷翠庭學憲按試紹郡曾促先生門下胡氏諸賢序而刻之後予告歸田急欲廣諸同好竭以航海八

聞道阻多歷年所原刻未知存否今胡氏文孫東曜念

厥先人重付剞劂旃檀之香風吹愈烈安知先生不反

悔生平愴意之作盡付祝融今之所傳菁華汰而渣滓

僅存耶又安知讀先生文者不遇欣成悲因未火者之

具足千古反追悵於已火者之可憐一炬耶然胡君此

舉愛素好古編排纂輯使夫海內有志之士因文見道

盛大流行其爲後世子雲寧有愧歟後學冰齋張悚然

頓首拜撰

刪後文集

序

刪後文集

卷之五  
目錄

記二十七篇

刪後文集

序

刪後文集

卷之六  
目錄

記二十七篇  
補四篇

刪後文集

序

刪後文集

卷之七  
目錄

書八篇

刪後文集

序

刪後文集

卷之八  
目錄

書十三篇

刪後文集

序

刪後文集

卷之九  
目錄

書十五篇  
補三篇

刪後文集

序

刪後文集

卷之十  
目錄

書十五篇  
補三篇

刪後文集目錄

卷之一

序二十三篇

序十七篇  
補一篇

卷之三

序二十三篇

卷之四

記二十七篇

傳二十七篇

卷之十

傳二十六篇 補六篇

卷之十一

論十篇 議三篇 戒三篇 說七篇

卷之十二

題跋五十四首

卷之十三

墓誌銘八篇

刪後文集

卷之二 目錄

二

行述一篇 祭文十三篇

卷之十四

贊三首 銘一百五十一首 補二首 贊一首

卷之十五

尺牘四十四篇

卷之十六

尺牘八十二篇

刪後文集目錄終

刪後文集目錄終

刪後文集卷之一

序一

客星山人陳梓古銘

孝義維倫序

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所以重國家廣繼嗣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大夫功成受封得備八妾其餘則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庶人一妻自大夫及庶人妻喪均得再娶此婚姻之定分也禮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所以重宗廟也然則士庶人號爲義夫未有子而不再娶者篤於夫婦之私而斬其先君之祀非不孝不

刪後文集

卷之二 序上

一

義之尤者乎若中年失耦旣有子而病已之德不足以刑家或因以懟其親而虐其子於是防之豫而守之確斷斷然不復娶孤吟獨寐以終其身如吾友黃子一峯者良可嘉已黃子世居吾姚之蘭風里其尊人瞻侯公諱良忠幼事繼母至孝娶周孺人生三子長卽一峯謹金聲孺人早歿瞻侯公義不再娶一峯娶陳氏生二子賦悼亡後亦承先志不再娶以能詩白首遨遊公卿間足迹徧數千里當事咸愛重之顏其居曰孝義維倫請序于余余固無子而再娶者然卒無子買妾又不得子

欸欸來故山與泉聲松影數朝夕視一峯兩嗣君偉然  
丈夫以高才冠成均怡怡侍堂上諸孫岐嶷階下此境  
相去穹壤矣信乎孝弟之食報者遠一峯行之善繼善  
述所以維持於人倫風俗間者不淺也昔者曾元嘗請  
於曾子曾子愀然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吉甫以後妻  
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于非  
乎以曾子大賢不敢自必其德之足以化後妻使一峯  
不忍子慾不量其力萬一娶悍婦致兩嗣君不得所瞻  
候公九原之下未必不頓足悼嘆致憾於厥子之不善

刪後文集

卷之一 序上

二

承厥志也然則有孝子而後有義夫一峯之義固可尚  
一峯之孝又安可及哉吾故樂表之以爲世之既有子  
而喪妻者風焉

毛詩訂韻序

自四聲分部以來後世韻書紛如聚讼畸輕畸重卽據  
其所定諦當不易祇可以讀漢魏以下之詩而不當  
無以反覆諷詠而得夫風人之本旨此叶韻之所以不  
可不訂也然朱子旣成集傳一書而不精核夫韻者何  
也三代以下經義荒昧朱子特從其重而以叶韻爲末  
務適有韻補一書自詡其攷據之確遂不暇致詳而姑  
承其說推朱子之意以爲韻之失失之小者耳使後世  
有審音者起而糾其繆以補吾之闕允原所屬望也吾  
刪後文集

卷之二 序上

三

鄉四臺謝子天愚稟資清淑於書無所不博而尤精于  
韻學病才者之誤朱傳取而正之爲書五卷曰毛詩訂  
韻余伏而玩之舉平昔所疑而未定與夫意慮之所不  
及測以至諾諸口而自喜其得會諸心而不能遽宣諸  
齒者一旦豁然於喉舌之間益信夫聲音之道與天通  
而以人通天者非稟夫獨優之資則亦不容以強爲也  
使才老而可作寧不深悔其拘牽之過而朱子之承襲  
而抱歉于中者亦可以快然而無憾矣嗣子南明將付  
剞劂而屬序于余夫工詩者不必核於韻梓且拙于聲  
不齊雖會諸心而不能達于口此韻學之所以難言也

病而侈然自附于知音之列不大可愧哉

節孝錄序

人人皆節節不著人人皆孝孝不傳錄節孝風世之衰也然俗之號爲丈夫者遇患難率嫵媚若巾幘有女子焉生死不二植綱常于垂替其堅忍之操有百倍鬚眉者賢人君子每樂得而咏歌之使世之庸婦人勃焉感發且使天下之男子而婦人者羣泚然而汗浹則所裨於世敎不淺也如吾姚四齊謝母景太君年甫二十一而寡養舅姑二十年撫兩孤成立有司表上之建坊旌明後文集

卷之一 序上

四

其間嗣子宏業輯吳越同人詩爲節孝錄屬序於余余維婦人喪所天代夫奉親誨子此閭內恒職也太君直循分率常行所無事豈以是博節孝名使不幸生窮山中茹荼噙蘖沒齒無知死不得綽楔墓道生無上堂稱一觴者太君豈有悔哉則今日之寵棄予祀士大夫交口頌揚於太君何加焉然遺孤之于慈母風霜貌婉幸得成長念無以報劬勞使苦節至行不彰於後世心滋戚已此節孝錄之不容已也抑余尤有感焉古來文人覩顏事二君者其詩文非不蔚然可觀俾之揄揚節孝

事亦往往出至性語非所謂男子而婦人者乎在太君固已蓋棺論定已頌太君者不必皆丈夫也後之讀是錄者攷其本末而薰之蕕之亦足以垂戒於藝林矣

珠溪文序

珠溪老人昔以書學遊吾里余時方杜門絕交遊寓齋咫尺不相見潘子啟濤偶示余老人所臨十三行秀雅可愛聞公亦見許余麻姑壇摹本旣而訪余於春風堂余適往虎林不值及余返棹而公已還珠溪爲悵然者久之自戊申館硤川音問濶絕華亭張次亭過參語及

明後文集

卷之一 序上

五

公知公已歿於聞川年八十餘無後遺稿當無復存者壬子嘉平鉢子膺若忽寄此帙屬序旣悲且喜文人筆墨精血所流注不有後來之秀爲寶愛而傳播之其不湮沒者幾希矣耕餘子古文少於詩今幸存數十篇不知者復病其忌諱獨汰其佳者委諸祝融豈不大可惜哉愛才如膺若安得不爲珠溪賀也

冷畦詩序

就學言人品本也詩文末也就詩言性情本也聲調格律末也就詩體言樂府歌行本也近體律詩末也故專

事詩文者謂之俗學專工聲調律絕者謂之俗詩今畦

先生之品誼余旣嘗爲小傳矣今讀其古體詩亦復駁  
駁古人之堂奧視世俗瑣瑣徇流而忘源者固不啻霄  
壤哉然著述垂於百世論定歸於識者前人創之務其  
博後人傳之尙乎簡孝子稱美而不稱惡則生平遊戲  
之作隱而弗宣可也若此集和尤檢討諸律毋乃以聖  
賢爲御具乎必靖節可以賦閒情必廣平可以賦梅花  
近世若南陽家訓賈書諸牘及曝書亭風懷諸什君子  
未始不慨焉病之然則存其可存而刪其可刪者固實  
刪後文集

卷之一 序上

六

後人之責也夫

山居雜咏序

余自幼家幽湖湖無山嘗慕山居之樂戊申館破川倚  
岸紫薇碧雲間意未慊也今年來故鄉千岩萬壑環列  
几席夙願差慰而王子立誠適寄集唐山居詩於是載  
酒攜杖出入懷袖時一展諷或據詩訛山或因山契詩  
別有會心處不能爲王子一道也相隔五百里何時  
一棹剡溪倡予和汝使有聲畫與無聲詩合而成美乎  
王子道濱湖幸勿望洋而阻也

鄭清渠詩序

詩有源有流本乎性情之正而充以學問以達其辭此  
由源以通乎流也求工於格調字句之間以誇多而聞  
靡此徒濬其流而不必遡乎源之所自也余嘗與耕餘  
老人持此以論古人之詩自李杜韓蘓而外指不多屈  
而况於今人乎余聳鄭子清渠畊餘從子也自艸角能  
詩苦吟者且二十餘年賦質極敏而取材甚富故能鎔  
鑄郊島醞釀溫李自成一家之言由明元兩宋而上溯  
之晚唐益恢恢乎有餘刃矣然詩之源出乎經無溫柔  
刪後文集

卷之一 序上

七

敦厚之旨不可以言詩詩之流通於史不明乎春秋綱  
目之義者不可以言詩今耕餘之詩具在清渠試熟味  
之而反求之性情博稽諸典籍以會其歸將由三唐而  
遡之漢魏由漢魏而遡之三百何難哉若余者固不欲  
以詩名卽偶爲詩亦所謂求工於字句而未得者又何  
以策我清渠也

踰淮集序

昔查子皆大歸自淮南聲山幕中出示詩草題曰慎逾  
用自警也甲寅冬鉏子膺若亦自淮寄詩題曰逾淮索

余歎之追念舊遊竊有感焉查子爲白沙之學其詩清剛固保其不枳而橘也鉏子年方壯爲衣食累違老親別妻子僕僕千里外勢若出於不橘不枳之間良可畏也王子文育曰膚若近擬習刑名冀以此博豐穀枳乎

橘乎清夜捫心共視查子之惕惕自危者何如哉朋友相觀而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鉏子之詩豪華蒼健吾無間然矣獨愛其詩之准而不淮者竊懼其人之逾而竟逾也鉏子慎之哉

## 沈虞尊詩序

## 刪後文集

## 卷之一 序上

入

吾友沈子卜甌長余庚一歲而蚤有兩賢子余有二稚而殤於痘然卜甌亦哭仲子余作詩慰之其長嗣虞尊能文將食餉且學爲詩亦可觀未幾亦夭卜甌深痛之出遺稿屬爲序夫大器必晚成右軍書五十餘乃化高達夫五十詩乃工夫豈無少作哉學與年進則歲汰其苦窳著塞者然則是稿也使虞尊而長年虞尊當在刪屏之列今乃幸其存而搜藏之良可悲已嗚呼有才如虞尊不得不悲然死者不復甦與爲卜甌寧爲余與爲虞尊寧爲余兩兒使吾兒亦旣冠而天有遺詩屬卜甌

序之悲當何如哉人生至情所觸亦安能強作達語然余與卜甌髮都白而卜甌更有老母戚戚何爲耶卜甌幸高閣此冊勿復觀虞尊有知當首肯余言也夫

## 沈海鷗詩序

甲申後大江南北諸生舉義旗勤王者所在皆是魯春秋備紀之其韜迹岩壑姓名逸而不傳者亦不勝數若梅溪海鷗沈公其一人也公諱機倜儻有大志善雙劍嘗月夜拔劍醉舞白光旋繞客爭以朱橘投之顆顆皆剖無一及身者渡江從唐王事敗乃歸逃於酒工草書

## 刪後文集

## 卷之一 序上

九

奇幻在旭素間其爲詩不事修飾而氣魄雄偉不可一世吾友鄭子亦亭云海鷗詩非所長然卽其豪邁奇崛當以人傳矣試問從賊諸公詩豈無十倍海鷗者爲海鷗捧硯鉢海鷗不屑也然則海鷗之詩固有所以傳者在矣而工拙何論哉

## 心隱詩序

身不隱而心隱者東方之避世金馬也身隱而心不隱者深源之晝空咄咄也鴻園子隱於市而稱心隱者何入山唯恐不深市非隱所也不得以烟霞泉石之趣

一寓之詩詩者心之聲也心乎充隱言必枝心乎眞隱詞必潔活水流無盡孤雲嫩未同集中句知鴻園之詩者可以識鴻園之心矣

余愚谷集唐詩序

詩莫盛乎唐有唐人之詩而宋人可以不作然唐之詩莫工於律而壞詩之體亦莫甚於律有唐人之七絕而七律可以不作此愚谷之所以不作詩而集詩不集宋而集唐且不屑屑於集律而專於集絕也夫集詩難於作詩作詩選韻琢句自我主之集詩鎔鑄古人之辭以

刪後文集

卷之二 序上

十

運我之真意一字不合則爲所牽制而已意不達又况七絕之體尤當首尾貫注不容少有格閑以成不仁之疾者哉今觀愚谷所集則莊子所謂目無全牛淮南子所謂遊於衆虛之間一若全唐人嘔心瀝血構此佳話徒爲千年一愚谷地以自成爲愚谷之詩而唐人不敢分其功爲愚谷者亦幸矣哉然必善作詩而後能集詩有愚谷之才則可無愚谷之才則不免拾前人之牙唾以自文其陋非愚谷之所望於天下也是爲序

刪後文集唐詩自序

刪後文集

卷之二 序上

十一

謝雪漁詩序

余與畊餘鄭子相倡和畊餘數抵掌語余詩不過知已無由激發性靈恐僕死後君意興孤矣已酉畊餘病卒余時客雙峯每憶斯言輒涕涔涔下旣而歸故山獲交吾謝子雪漁意惝恍出望外卧雪去蕉雨不十里時相過從空山中酸風白月隻影偶立或縱談今古忽歌忽

泣俄而兩相笑不自解其何所爲也聞或作請體詩相訂正不數日輒棄去不復省蓋吾兩人所期意更不在詩也夫詩本之性情無繕性馭情之功詩雖工不足存有可以存詩者而詩爲枝葉尤不必存又况吾所欲存未必非流俗所詬病而當世所擊節傳誦者又非吾意之所欲存乎然則茲集之刻雖出於雪漁之門人而雪漁何猶有意以存之也此其故要唯吾嘗餘解之噫茫茫九原嘯餘而復作也讀吾雪漁之詩而不扼腕頓足嘆其不可不存必非雪漁之知已矣然則雪漁縱無意琴恣酒瀟洒自得囂囂然曰吾不得世之論治道者而示之津亦于技小試之乎於是彙輯前代幼科之論刪其繁冗要其指歸分門殊目俾灼然不淆確然可守以刪後文集

卷之一 序上

三

於存雪漁之詩而揣吾嘯餘之所以存雪漁者存之可也

幼津指歧序

今之業醫者皆與天爲難而幼科爲甚何則天之生物人爲貴人之初母腹之三百日乳哺之三年而庶幾其

長成亦綦難矣未幾而殤於痘瘡天於雜症雖半由稟受之薄時氣之厲實則以三指司命者寒熱倒置湯劑雜投若唯恐生齒之日繁及其萌而斬之也噫嘻業類函而心類矢口爲巫而手爲匠擇術之不慎一至此哉

達生編序

爲來世保赤之成法題曰幼津指歧治國者得其說而通之毋蹶其根毋批其萌可以保民矣噫林林總總孰非吾赤子而忍與天爲難坐致其夭札而弗之恤也亦獨何哉

生民之詩周公追述后稷始生之祥曰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灾無害以子孫頌祖德而况之以畜不嫌其穢者蓋以坼副灾害常人之常患而表后稷之獨異也夫聖人之好生慮之必周衛之必密寧有明知

民生之不免於坼副灾害而不預爲之籌熟爲之喻者  
然吾考周禮一書草人蠅氏委曲織悉而孕氏不聞立  
官豈其猶有闕歟以意推之醫師統于天官太宰而醫  
師之所掌特繁孕氏特醫職之一門當時必有調劑宜  
忌之成書上自宮闈下逮閭閻謹守其法而不罹於坼  
副灾害者惜其世遠言湮而亡之久矣後世醫學發明  
代不乏人踵事增華幾無贅義然女科之所詳或鄭重  
於保胎或丁寧子旣產而坐草分娩生死之關多忽焉  
不講致天地生生自然之理反爲揠苗助長自陷于坼  
副灾害而莫之拯也沅守朱公惲焉憫之爰著達生一  
編豁矇振墮仁人之利溥矣而沅之距浙道里寥濶雖  
壽之棗梨而流傳未廣吾友劉子復齋志存西銘念切  
胞與因更爲參訂與同人重付剞劂使通郡合邑家寶  
其書平時熟習講貫臨期卓有成見鑑之以靜不爲愚  
周所搖若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所謂先生如達不坼  
副無灾害者窮鄉僻巷比戶皆然何獨神靈之佑稷見  
稱于風雅哉

刪後文集

松濤先生垂訓樸語序

刪後文集

卷二

序上

古

刪後文集

卷二

序上

圭

散所謂稼於濁世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里中同志適  
謀鋟棗以惠鄉里因喜而爲之序

雪船吟初稿序 丙寅

雪之初霰而已霰之體圓太極也六而出之如坤之六  
爻矣坤之初曰履霜堅冰至霰具冰之體而微其冰之  
初乎冰凝於地而霰成于天天以風鳴冬風又擇善鳴  
者而假之霰霰者冰之先聲也雪者化夫霰而聲於無  
聲者也萬峯減影萬簌絕響晶晶瑩瑩冥漠漠漠人乎  
物乎幾消歸烏有矣無端而敗蘆荒荻間有愧焉有卒

而漁者焉有吟聲出金石者焉噫異矣丑寅冬春之交雪大作徐州至盈丈人畜死無筭余方抱疴渡揚子風濤中幾死而雪漁乃砌磚汝仇獨酬獨倡氣勃然從喉鼻間出若非是不足以激其興而寫其鬱者抑何其癖也曰初稿者初之形從衣從刀裁之始也厥後山龍藻火粉米黼黻三王之踵事彌華矣要其初木葉外無他焉然則雪漁之敝蓑壞笠土木形骸又何病乎六五黃裳元吉余將爲雪漁預擇之

## 楊朗山詩序

刪後文集

卷之一 序上

去

能詩必請序於能文之顯達者使已之詩藉其文以傳此詩人之通弊也夫以顯達者而謂之能文其文可知卽其文可觀而或反以顯達損其名彼且不能自傳而何以傳人之詩夫吾之詩果可傳何待乎序使顯達者爭欲爲之序而不得而其人必擇夫不屑顯達而能文者以道其意中之所欲言則其詩不問而可壽之千古矣斯說也或以爲持論太高聞而領之者昔有耕餘今則雪漁而已吾鄉之能詩而客吳門者自吾友宋子魯培而後爲吾表姪孫楊朗山朗山嘗以詩質之顯達者

擊節嘆賞戊辰正月遂扁舟過定泉請序於予予爲之駭甚夫唯當世之顯達而能文者足以傳子之詩而乃以屬之山樵村牧岌岌垂死之病夫子計左矣朝山固以請遂攜之廣陵閱三月復馳書促適選姚江逸詩鄉先輩有詩人楊珣者每負囊入四明納雲楮封以歸邀知己坐齋閣斜破楮放雲出孔達梁棟簷牖以爲笑樂然則朗山之工詩安知非玩雲者之苗裔不然何以氤氳陸離有斯佳構哉雪漁嘗評余草書夏雲奇峯朗山之屬序於予或不以其文之爲楊子雲而徒以書之近刪後文集

卷之一 序上

老

於蕭子雲也庶不見嗤於當世之顯達而能文者乎

## 味稿序

喫空之味逾膏梁此捕風捉影之說也吾所味者從性情中體諸義倫而津津道之者也長吉之味怪飛卿之味滔太白之味酣昌黎之味與少陵之味深淵明之味淡吾願漱石者礪齒別之

## 寄雪草序

子雲侍子雲堯夫呈堯夫一身外幾無知已矣余友雪濱海濱一人而尙有千里外之余倡予和汝雪漁不孤

秋夜病肺不寐起錄近稿惟吾雪漁讀之雪涕者合一編題曰寄雪草附雪漁而傳後之人雪雪漁之涕而諷之謬謂當世子雲化身堯夫則余之大幸也夫

四書集註攷異序

韓文不過詞章之學而朱子爲之作攷異則四書集註之攷異朱子所期望於後人者豈淺鮮哉余自六十以前於章句之音讀頗悽積疑苦無善本校讎館破川時主人富於書而余適多病又句讀諸史不暇及還故山荒僻雖具十瓻莫有應者乙丑來邢上見諸生皆白下刪後文集

卷之一序上

六

良本爲較闕一過平生所不及疑者皆豁然急思購之或嘆曰此板亦廣陵散矣蓋白下車氏富五車與賡臣先生交極契賡臣爲

高弟學有淵源彙宋本內府本及纂疏纂箋集編通諸書之同異并坊本訛字誤句失讀之沿襲以至零句隻段之兩三見五六見者皆分別備列於每頁高楣之巔兒童初就傳開卷瞭然自宋

明以來國學鄉塾無此精核上之爲窮理之資而卑之亦爲舉業之藉下至歉歲農賈之逃於蒙課者亦得有所依據不遺誤於童稚其爲益非一端也故書其大概

寄吾黨使慘患浙中有力者梓而行之非特廣青翰之惠於無窮亦俾後人考其興廢之由知白下襄如非虛有其表者雖无妄之災豈爲灰燼而不害其爲巋然而獨存者則以其有功于紫陽者不可沒也

趙考古先生遺集序

鄉前輩趙考古先生爲明儒之冠自洪武迄今幾四百年文集無有傳者幼嘗讀先生學範知別有韻書百卷私揣畢生文集雖散佚之餘必且半之壬申秋故山雪漁編攷古集僅六卷屬余序之竊怪其太簡太樸伏枕

刪後文集

卷之一序上

九

思之乃邈然見我考古子焉蓋先生之築考古臺爲聲音文字設也當先生應徵時年不過卅度前此潛心此一家言不過五年及罷官築臺後又研窮十五年而百家之書乃成沒之日又不過四十五是半生精力碑此一書則於他經史詩文不暇旁及亦勢使然也邵子專於數學皇極經世外頗寥寥胡敬齋精粹在居業一編而文集止三卷後學不以簡且朴病敬齋也陽明詩文雖富何歎於傳習錄之惑世誣民哉故知躬行之士不尙多言卽造化經綸一圖而遐思先生立志爲先居敬

爲本之學可以得其概矣至聲音文字之醇疵未見其全書末學淺見不敢懸斷也

刪後文集卷之二

客星山人陳梓古錄

汪氏族譜序

末世膜視宗黨或倚勢凌其子姓有能兢兢焉修譜系族誼者可謂務本矣雖然抑末也身也者親之枝也不能敬其身復不能養致其樂喪致其哀而徒序其次飾爲卷帙請之於名公鉅卿以浮辭大言弁其首而以誇於衆曰吾以敬宗合族也不亦誣乎夫孝百行之原也非仁人不可以創譜非孝子不可以修譜吾友汪

刪後文集

卷之三序下

子津夫抱奇才高隱巖壑間

不以科名榮

其親可謂敬身矣平居事親色養無間當尊公之歿於官也萬里漠南崎嶇歸葬養生送死亦旣無憾矣於是推水源木本之義因其先世之遺譜而變通於歐蘇之條例酌爲百世之成法寓勸戒於溫文爾雅之中而不病其華繫忠孝節烈於一唱三嘆之餘而有以興起其後人噫若汪子者可謂由源而達委明體而適用者矣以汪子之抱負使之得時而駕以井田封建之學推之當世則族姓別而宗法立侯國之譜籍掌於王宮天下